

初
三
个
小
胡
胡
光
話



李汝伦

和三个小猢猻对话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群言出版社

一九九五·北京

(京)新登字 178 号

和三个小猢猻的对话

李汝伦 著

*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插页 千字
1993 年 12 月 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 广州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7—80080—108—X/I·18 定价: 9.50 元

独癖蹊径(序)

牧 惠

因为协助严秀主编《当代杂文选粹》，职业性的习惯使我们总是在一些陌生署名的杂文前多望上几眼，希望从中能捕捉到理想的对象。尽管李汝伦早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广州的杂文家中占有较重要的前列位置，因为写得少，我们是在“捕猎”中才发现的。汝伦在本书《后记》说，他那一集“拖拖拉拉”地编成了，这是事实；但我不忍心说“流了产”。我仍然希望那是需要多孕育一些年月的宁馨儿，终有呱呱坠地的一天——如今，共有十几个“胎儿”在出版社的母腹中，其中有一些佳作（包括孙犁之卷）是我们故意留下来压轴的，说来真是对不起这些作家，牧惠“罪该万死”！汝伦说什么“焉知非福”，如果不是为了安我们的心，则是阿Q阴魂再现，极不足取。

“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回好了，汝伦兄的杂文集，厚厚的三百页一大本，从头到尾都是“刺”，终于有了出版的机会，而且命我作序。既有老帐在前，敢不从命？要不然，“新账老账一起算”，牧惠吃不了兜

着走！于是只好“序”将起来了。

按惯例，既然是写序，总得先谈这书、这人如何如何好，如何正确，如何可爱，如何深得我心之类。我这回却倒过来，先抨击他的《为书生气辩枉》。说是辩枉，其实是为书生气歌德而小看了市侩气、流氓气、奴才气、匪贼气，说什么“用书生气去从政和应付复杂的社会，固然总是碰壁、吃亏直至下场可悲，然而也总会赢得社会同情和历史肯定”，最后一句仍高呼“我善养吾书生之气”！言之成理，憨态可掬；但是，汝伦老兄啊；你为书生气中了阳谋被“扩大”，如今似乎得到同情和肯定，你可知道人家如何使用“改正右派”一词吗？——“改正了错误的右派”，在他们的户口本里，你仍在另册。再说那篇《祭棍子文》，居然以为棍子已经呜呼而雀跃腾欢，不又是书生气的天真吗？《答棍公嘲》也不得不承认“不知乃足下躺倒装死以此深悔当年受骗而著文祭公”，可见“理屈词穷”。话又说回来，作为朋友，汝伦胸无城府，书生意气（在广州，除了冰兄，就得数他），完全对我的口味。我自己也是这种德性；但是，套孙中山的一句话，“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用以作文，同封建愚昧等等恶势力战斗，书生气未必可嘉，用以对付流氓气、匪盗气，更万万使不得！

书生气的另一面是书卷气。汝伦杂文的书卷气

清香馥郁，令人折服。顺手而来的旁征博引，使我边读边愧于自己肚子里的书卷稀薄得可怜，又往往为他在在此基础上立论的独辟蹊径而喜出望外。诸葛亮与臭皮匠的文章多矣，有谁像汝伦那样从中看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贬低的恶意？从《聊斋》的换头有术，谈到十年浩劫中八亿人被换上一颗同样的“神居”，又扯到“萧规曹随”，虽未明指却揭穿了“凡是”派的老底。亡国奴的“奇耻大辱，还不如‘饮茶粤海’”的警句，道出了亿万人的心声。……反思农民战争而至八文（其实《钻刺篇》均应算入），摆铁的历史事实，否定了农民起义是发展历史动力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其价值当然不限于学术上的拨乱反正。批《水浒》那场闹剧，咱们大都记忆犹新。作为那场闹剧的副产品，农民起义被吹得神乎其神。李逵已经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压寨夫人被描写成革命旗手。如果不是臭老九的挑唆，朱元璋早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农民政权建立。因此，只要是知识分子，那怕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几十年，仍得重新回炉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已够奇。而老师又如何呢？转身却又变成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奔向资本主义罪恶泥坑的教育对象。“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法就是割尾巴、穷过渡，南辕北辙地把李逵、李达们关锁在百丈村董点东，紧守着自然经济，离现代化越远越穷

越革命。回顾这些，再读汝伦这八篇反思，听听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是多么一新耳目：“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罪行是不容狡辩的。但说帝国主义不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值得分析。”“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动力，改朝换代的动力，而非什么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肯定会有人誓死反对这种离经叛道的“诬蔑”；但是，恰恰在这些地方，汝伦摆脱了书生气而发扬了书卷之正气。

就行业来说，汝伦更多地是诗人。诗人而兼（或转业）写杂文的，如邵燕祥、公刘，往往比我们这些根本不懂什么“干的湿的”（凤姐高论）者有许多优势。汝伦也是如此。他的文笔，他的思路，自有一种诗的韵味和美。大概诗人的思路总是与人不同地驰骋，汝伦的杂文四通八达，于是在某些时候显得紧凑不足。拿柏杨同鲁迅比，在手法上，柏杨的杂文属于“下里巴人”型，鲁迅杂文属“阳春白雪”型。从文学的角度考虑，两种写法各有优势；但从读者面的广窄考虑，柏杨的杂文在台湾再版三版，在大陆一次就印三万册，则占有一定优势。从这里得到启发，我每每想咱们杂文家应当更“下里巴人”一些才好（笔者写《歪批水浒》，就有这种动机在）。汝伦的杂文，如果能在在这方面有所改变，似也不无益处。

汝伦在《和三个小猢猻的对话》中拒女儿之

“谏”，不肯如小猢猻似地捂住耳朵，蒙住眼睛，掩住嘴吧。此拒有理，此拒必然。要不然，就没有这本杂文集，也用不着我来饶舌了。至于他是不是歪曲女儿的用心，纯属父女之间的家务矛盾，用不着我们去管闲事的。我要说的是，正是因为有这三拒，汝伦的这本书才值得一读再读。

牧 惠

六月十八日于且闲斋

可贵者胆(序)

老 烈

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题曰《可笑、可哭、可憎、可悲》，是李汝伦为丁耶大作《石膏像演义》写的序。他们有一段师生关系，但丁却不准李在文章里称他为师；而李又尊师重道，非要称丁为师不可。现在我为李汝伦的书作序，我们是大同乡，我比他大几岁，当兵也早两年，称他“乡长”、“乡贤”、“乡正”，大概他都不会同意。那么，他大学毕业，学海文江，称他一声“乡贡”，总不该被拒绝吧。

乡贡李汝伦是一位诗人，不是一般诗人，是位大诗人。中国诗词界向有南李北李之说。“北李”指的是荒芜李乃仁，“南李”说的便是李汝伦。此公博学多才，诗而外兼搞古典、评论、小说也摆弄，更兼工杂文，量虽不大，质却颇高，不说字字珠玑，也可称篇篇锦绣。在海内外学界已得到极高的评价。

的确如此。这些年在下混迹杂坛，对于杂文较为留心。见识过许多瘪三面孔，瞻仰过不少大家风仪，但如李汝伦这样的堂堂七尺男儿，确实还不多见。他大概不读杂文作法、杂文词典之类的“教科书”，所以

绝无那处“夫杂文者文之杂者也”的冬烘八股气。李汝伦的杂文，以其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幽默、辛辣、凌厉的笔锋，迁想妙得，左宜右有。行其当行，洋洋洒洒数千言；止其可止，短小精悍几百字。苦辣酸甜都有滋味，嬉笔怒骂皆成文章。诚然是一大手笔。

杂文讲究思想性，所谓思想性，不是人云亦云，皮毛浅见。“众人皆醉我独醒”，见微知著，能刺穿表皮得其骨络肺腑，剥去面纱，摆出其庐山真面。一句话，见人之所不见。从这一点上说，我想凡是好的杂文大家，也都具有思想家质地。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年来简直被奉为真理。李汝伦却说“不然”，“千个万个皮匠相加，也还是千个万个皮匠”。因为诸葛亮从事的是复杂的智力劳动，还有他个人的天赋、勤奋，以及环境条件才能成为诸葛亮。否则，刘备还“屡次三番到卧龙岗去干什么？”“出一纸招工榜，礼聘皮匠三位”就行了。以此揭露了这实质上是排斥轻视知识分子的论调。皮匠也不是臭的，而是给皮匠加个“臭”字的人“才是臭的，无端无礼之至”。直令假马克思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使读书人感觉得豁然开朗，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如此闪烁着思辨火花的议论在全部集子中比比皆是。诚如广东著名老诗人、学者刘逸生在十年前读了李汝伦其它文章就写过的那样：“几十年来未见过

如此快心之谈，真为穷饿文人吐一掬苦水，伸一口冤气。为文如此，方有真价值”。（见一九八五年第二期《诗词》报）。也叫我老烈有如在北京街头听见卖时鲜的：“冰镇的那个酸梅汤嘞——解凉又败火！”

当然，这些东西不仅靠才情，他还得是书海里的一位冲浪健将，渊博，又会辩证地思维。汝伦到底学富几车，怎么“渊”出来“博”下去，我不知其详。但见他文章里，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史实典故、诗词歌赋，都如稼轩饮洒，“麾之即去，招之则来”，排兵布阵，任由差遣，看得人眼花缭乱，叹为大观。

然而，世上渊博的学问家多矣，不但未必有一套漂亮的笔墨功夫，而且未必能化为一种独特的见地。如果两者都具备了，还必须要有胆。说实话、说直话。画家们说“可贵者胆”，意为敢于创造。杂文家的胆却不止此，它在于言人之不敢言，而杂文家所冒的风险一向最大，真得有不惧老婆离婚，不惧坐牢、杀头的精神。这里，我不想（实际上也是不敢）引证他那“摸老虎屁股”“太岁头上动土”的要言妙道。我怕引火烧身，没收饭票，“七八年再来一次”。高明的读者们只可去心领神会。

但我要说，我敢说，李汝伦非但不是马屁精，更非对立面，在他激烈的言词和辛辣的讽刺里，可见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一颗佛祖般大慈大悲的仁者

之心，一颗爱就说爱，恨就敢恨的剔透晶亮的心，仿佛听见它蓬蓬然的跳动之声。屈大诗人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未悔”，其汝伦之谓欤。

杂文本来是说理文学，与以创造形象用形象说话的小说、诗歌不同，思想性是第一位的。但它又不应当干巴巴地说理。它必须活泼、生动、极富文彩，亦即必须尽可能用形象的语言说理。它的格调性能必须泼辣、幽默、风趣，寓庄于谐，使它的理更容易被人接受。这就是杂文要具备的艺术性。汝伦的杂文在这方面是极为突出的。一块小小的“豆腐干”，他竟可以弄成“满汉全席”。坐而论道，异想天开，他在梦中“我被恶狼恶狗追逐，我逃跑，可我举步艰难”。但他“得救了”，谁救了你？汝伦说“我醒了！”，他真是一会儿“栩栩然蝶也”，一会儿又“遽遽然周也”，他只能在梦中唱他的所唱，他又异想天开，和三个小猢猻对起话来，匪夷所思，纵横捭阖，汪洋恣肆地“侃”了个不亦乐乎，侃的都是人间，侃不离其宗。侃到得意处，他好象位登九五，他招告天下：“奴颜者宠之，婢膝者幸之，诈伪者信之，奸佞庸碌之辈倚作股肱，狗行狼心之流成了爱卿。”“朝中虽有忠言，但不许逆了我耳，草野虽有良药，苦了我口可不行。”“我把‘闻者足戒’改成‘言者足戒’，只改动了一个字，不多；而‘足戒’的不过百分之五，多吗？也不多。”读来真是痛快淋

滴，掷地有声。这是汝伦的幽默，类似的在这本集子中随时可以拣出。幽默，是优秀杂文的所必有。幽默不是嬉皮笑脸的要贫咀，也非三花脸的插科打诨。现在流行的什么“潇一回洒”“幽他一默”，文且不通，何来幽默。幽默是种机智，有时又十分严肃。如同相声大师侯宝林板着脸孔叫你笑破肚皮。它有故事，有形象，风趣，过瘾，来神。“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又如“滑稽的是，处分猎枪和鹰犬们的，又可能是猎人自己。……用最轻量级的拍打。或者象演戏，比划几下，对方就倒下了”而“前台铡了后台活，脸谱重勾又拜官”。讽刺官官相护，有法不依，真够一针见血。有人主张凡文科知识分子，都应读钱钟书。汝伦又独持异见，认为有些人就不可读。“有位很高很大的老粗骂道：‘娘的，你说不可读，老子偏要读！’于是到了书店。其秘书道：‘小姐，我们领导要买本钱钟写的那本……书！’”钱钟书成了钱钟写的那本书。是挖苦，也是幽默。此事未必实有，但令人相信其有。

在《半边天的‘天倾西北’》里，汝伦用历史学家、文字学家、社会学家的学力和眼光，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讲得翻天覆地，从头到尾都是他的创见，又表现了汝伦对女性、弱者的同情而又妙语连珠。“夫字象个天，男人头角峥嵘，把女人那半边天撑得碎纷纷

了。女人进入依附地位。……男人死了，便大哭‘我的天’……呜呜……。”

“碰撞”，小小的动词一个，也值得一论吗？可他大论起来，原来论的人口爆炸。“我佩服我的同胞们那股子挤劲儿，看上去已无立锥之地了，可居然又挤上来十位、二十位。有座位的像坐上了‘金銮’，一群奴仆臣妾挺立身边。锥子们似乎动弹不得了，可居然能演出起全武行，这就使笔者更加佩服。”普通人对这场面早已司空见惯，大概也不会去想其它。而汝伦却在那想写《新人口论》的马寅初，想指马寅初为反动的那位。经他这么一点拨，印象深了，从现象见到本质，挖到病根。李汝伦早些年出过一本评论文集，书名就怪：《种瓜得豆集》。种瓜不得瓜反而得豆，违反常理，表现上是他的谦逊吧，然而叫人回味的是那善有恶报，恶有善报，是非颠倒的年代，和种瓜人李汝伦的境遇。这非浅人想得出，也非浅人味得出。李汝伦还自号“种瓜得豆庐主人”，说只有在他的庐中，他才有主人的感觉。他从蜗庐迁入新居，他的那些书们有了安身之所，他就给书房起了个“得其所斋”（用孟子：“得其所哉”的谐音），又自称“得其所斋斋长”，大解平生无官可作的遗憾。

最后，老烈再引一段李斋长对诗人们的训话：“诗人，不要再‘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了”！前者是说诗写得令人不知他说了些什么，后者讽刺其离生活、离现实越来越远。而李斋长的文章则是处处贴近生活，挖到生活深处。

对于一本好书，人们常说，“先睹为快”，李斋长汝伦的文章从前发表时也零碎的读过，好像看一精美的掇子戏。这次集中起来，我又得以先睹，像看马、谭、梅、裘合演的京剧《群英会》。快感概如上述。后读也不妨，快感不分先后，可以鼓掌大笑，可以托颊以思，当然也会有人读了拍案大怒。

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辽西老兵
东山闲人于一统楼

目 录

独辟蹊径.....	牧惠	序(1)
可贵者胆.....	老烈	序(2)

芒 刺 篇

如梦令.....	(3)
为书生气辩枉	(10)
诸葛亮与“三个臭皮匠”.....	(18)
祭昭和天皇文.....	(23)
“贵人多忘事”·事不忘贵人.....	(27)
孤零零可怜巴巴的钱钟书.....	(33)
慎终追远和考证祖宗.....	(37)
武则天的“改癖”.....	(47)

竹 刺 篇

祭棍子文.....	(57)
题壁及其它.....	(61)
否定之否定.....	(66)

——感于样板戏的返魂

“不朽之盛事”断想录·····	(75)
“两个黄鹂鸣翠柳”·····	(86)
可笑·可哭·可憎·可悲·····	(90)
从同性相搏说到“文人相轻”·····	(97)
《四郎探母》这出戏·····	(104)
不求甚解杂录·····	(108)
大作家在那边	
天下第一江山和天南第一峰	
诗人·公断人·裁判者	
齐宣公和他的紫衣	
说说《作家心窗》·····	(113)
想起了文学批评三题·····	(116)
从文学批评想起了那些作品	
从抡大棒想起了文学批评传统	
想起了某些文学批评家及其背后	
唐乌龟与为尊者讳·····	(124)
答棍公嘲[附]章明：嘲李生文·····	(131)

灸 刺 篇

万岁爷的“怕”·····	(139)
换头术之类·····	(144)
从“谈虎色变”说到老虎保护区·····	(149)